

机关算尽



赛尔伯探案集

[德] 本哈德·施林克 著 朱军平 译

群众出版社

机关算尽

赛尔伯探案集

[德] 本哈德·施林克 著 朱军平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机关算尽/(德) 本哈德·施林克著; 朱军平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10

(赛尔伯探案; 2)

ISBN 7-5014-3219-8

I. 机… II. ①施…②朱… III. 长篇小说-德国
-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6524 号

赛尔伯探案集

机关算尽

著 者/[德] 本哈德·施林克

译 者/朱军平

责任编辑/连玉泉

封面设计/王 子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hs.com

信 箱/qzs@qzch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6.375 印张 150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014-3219-8/I·1366 定价: 11.00 元

内 容 简 介

私人侦探赛尔伯受一位不肯透露真实姓名雇主的委托，寻找离家出走的“女儿”——一位在校学习的女大学生。经多方调查发现，雇主与失踪者并非父女关系，“女儿”也不是离家出走。为了获取不义之财，雇主及其帮凶利用几名青年的单纯幼稚和思想激进，策划袭击了驻德美军军火库和毒气库的事件，想以此为报料，高价出售给媒体，获得高额回报。然而，事实却并非如他们事先所策划的那样发展下去……

伯尔哈特·施林克是德国著名的富有想像力的作家，他那高超的写作技巧、幽默感和对情节独树一帜的感觉和把握，为批判现实主义侦探文学谱写了新的篇章，在德语国家拥有较高的读者群。他富有感性，充满智慧，是一位善于冷静思考，并积极观察人们日常行为和心灵历程的作家。他的作品，语言生动活泼，构思巧妙独特，意境清新奇特，不仅鞭挞了政治现实，也触及了德国历史。

本书荣获 1993 年德国侦探小说大奖。

目 录

第一部分	(1)
1. 一张照片	(1)
2. “青年翻译”活动	(5)
3. 悲剧思维	(8)
4. 可爱的老叔	(10)
5. 塔伯爬到了我怀里	(14)
6. 您到底想了解什么?	(16)
7. 每一个施瓦本人就是一个小“黑格尔”	(19)
8. 走, 朝前走	(22)
9. 事后	(26)
10. 斯格托在南极	(28)
11. 图片展览	(30)
12. 徒劳	(32)
13. 既难也不难	(33)
14. 二十个小矮人	(36)
15. 捅娄子	(37)
16. 初见端倪	(40)
17. 职务便利	(42)



18. 蓝领工人	(45)
19. 您为什么还没走?	(47)
20. 拆东墙补西墙	(50)
21. 非常清楚	(54)
22. 冷嘲热讽	(56)
23. 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59)
24. 无坚不摧	(61)
25. 别忘带了猫厕	(64)
26. 顽固不化	(67)
27. 别无选择	(68)
28. 精神病医生的花招	(71)
29. 如此恶劣的天气他会出门?	(75)
30. 煮面条	(78)
31. 就像当年对待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那样	(79)
32. 香蕉塞进了排气管	(82)
33. 在恺撒 - 威廉纪念碑前	(87)
34. 天使是从来不会朝猫开枪的	(90)
35. 别插手别人的事情	(92)
第二部分	(96)
1. 帮我最后一次忙	(96)
2. 真是胡闹!	(98)
3. 广泛调查	(101)
4. 佩施卡莱克的鼻子	(103)
5. 毒气不会散发臭味	(106)
6. 田园风光	(109)
7. 悲剧还是喜剧?	(111)
8. 乘坐飞机	(112)
9. 老生常谈	(115)



10. 两者是多么和谐	(118)
11. 梨树下	(121)
12. 不平坦的路	(125)
13. 虚荣心	(129)
14. 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	(132)
15. 真凭实据	(135)
16. 僧侣峰、埃格峰、少女峰	(137)
17. 太晚了	(139)
18. 败者为寇	(144)
19. 诉讼程序	(146)
20. 似乎	(149)
21. 有点结巴	(152)
22. 去写您的文章吧!	(154)
23. RIP	(156)
24. 秋天过后, 冬天还会远吗?	(159)
25. 奇怪	(162)
26. 肥臀尖下巴	(165)
27. 坚持不懈	(167)
28. “红色”标记	(171)
29. 如意打算	(172)
30. 成功在此一举	(175)
31. 拉维茨笑了	(179)
32. 为时已晚	(183)
33. 进监狱	(187)



第一部分

1. 一张照片

看着照片上的她，我常常想起自己梦寐以求的女儿：警觉的眼睛，爱笑的小嘴，饱满的面颊，披肩的髻发。她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弯腰曲背坐着还是笔直站立着，我不得而知，因为从照片上看不出来，这只是一张照片而已。

她的父亲自称是政府部门的一位司长，名字叫扎尔格。他从波恩打来电话说：几个月来，家里一直没有收到女儿莱奥诺蕾的音信；他先是静候，后来四处向朋友们打电话查询，最后报警，均没有消息。“莱奥^①虽然是一名独立性很强的女孩，但她一直与家里保持着联系，她有时回家，有时来个电话。我们本来希望她在新学期开学后会露面。她在海德堡大学翻译学院学法语和英

① 莱奥诺蕾的昵称——译者注



语，现在，新学期已经过去两周了。”

“您女儿没有在大学注册报到？”

他激动地答道：“赛尔伯先生，我找私人侦探，是想让他对此进行调查，而不是由我来做这方面的事情。我不知道莱奥是否已经注册报到。”

我耐心地向他解释，在联邦德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人被报失踪，大多数人是自愿失踪的，时隔不久，他们会重新露面，他们与忧心忡忡的父母、丈夫和情人只是一段时间内没有联系，即使听不到他们的音信，也没有理由为他们担心。如果发生了什么不测，比如说意外事故或者犯罪活动，很快会得到消息的。

扎尔格知道这些情况，警方已经向他解释过。“我尊重莱奥的独立自主。她今年二十五岁，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如果她想与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我也理解，因为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之间曾经出现过争执。不过，我想知道她现在生活得怎么样，在干什么，一切是否顺利。您有女儿吗？”

我猜不透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于是没有开口。

“赛尔伯先生，这件事不仅让我一人牵肠挂肚。几周来，我夫人一直在忍受着煎熬……好了，请您尽快向我们报告调查进展情况。我不希望您与她直接攀谈，让她感到难堪；也不能让她本人和她的亲朋好友察觉到我们在寻找她。我担心她会胡思乱想，误解我的一片苦心。”

我感到这差事不好干。发现目标后，我可以悄悄对她进行跟踪，如果没有音信，我可以公开查找。现在，我既看不到她的人影，又得做到不让她本人和她的亲朋好友知晓有人在寻找她，这事有点不好办。

扎尔格追问道：“您还在听吗？”

“是的。”

“那您就马上开始工作吧。请您尽快向我汇报调查结果，我



的电话号码是……”

“扎尔格先生，我不能接受您的委托，再见。”说完，我放下了电话。

委托人态度的好坏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已经作了近四十年的私人侦探了，什么样的客户没见过？什么样的事情没有经历过？有教养的人、粗鲁的人、胆怯的人、飞扬跋扈的人、狂妄自大的人、懦夫、可怜虫、花花公子等等，应有尽有；此外，以前当检察官时，我曾经与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现在，这些人恐怕都不在人世了。尽管我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计较，但我不想跟着扎尔格司长的指挥棒转。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位于奥古斯特大街的办公室，这里以前曾是一家烟草店。室内摆放着一个写字台、一张沙发，两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和一盆室内观赏植物。我不太喜欢室内观赏植物，但是，为了美化室内环境，我还是硬着头皮摆放了一盆。

邮递员在办公室门前的信箱上贴了一张黄色小纸条，上面写着：“请速查看信箱！”真是多此一举。信箱里塞满了信件，有几个邮件掉到地上，其中一封加急挂号信很厚，里面除了一沓面额一百马克的钞票外，还有一封信：

尊敬的赛尔伯先生：

此前我在电话中说话有些激动，请您予以谅解。几周来，我和夫人心急如焚。我想，您不会因为我在电话中态度不好便拒绝提供帮助吧。现在，我先预付五千马克。您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号码与我联系。这一段时间，您只能拨打我的录音电话，因为我要陪伴夫人到外地散心治病，排解忧愁。我会经常收听录音电话，并如约与您联系。



扎尔格

我从写字台抽屉里取出萨姆酒、咖啡豆和杯子，为自己斟上一杯。我坐在沙发上，嚼了几粒咖啡豆，然后又喝了一大口酒，感觉喉咙火辣辣的，随后，我点燃了一支香烟，猛吸一口，感觉胸部有些疼。窗外阴雨连绵，天气阴沉沉的，汽车轮胎在潮湿的路面上发出的刺耳的刹车声以及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不绝于耳。

喝完第二杯酒后，我开始清点那五十张面额一百马克的钞票，并反复翻看信封。与信纸一样，上面也没有扎尔格的地址。我拨通了扎尔格提供的波恩的电话号码。

“您现在接通的是录音电话，号码为 411788。您的留言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收悉和回复。现在请讲。”

我询问电话局问讯处，得到的回答是：扎尔格在波恩没有登记电话号码。估计电话号码簿上也不会有他的名字。这就对了，这个人在保护自己的隐私。可是，他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侦探保守秘密呢？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女儿在海德堡的住址呢？另外，我觉得五千马克有点太多了。

信封里还有一张莱奥的照片。我取出来，把它放在石狮子前。这个石狮子是我几年前从意大利威尼斯带回来的，用它来镇守写字台上的电话机、录音电话、自来水笔、铅笔、笔记本、香烟和打火机。这是一张自动曝光照片，相纸很低廉，可能是四五年前拍摄的。照片上，莱奥看着我，好像是在说：我已经长大成人，不再是小孩子了。她的眼睛里似乎还包含着什么东西，是疑惑、期待，还是责备、固执——我虽然看不出来，但它却深深触动了我的心。



2. “青年翻译”活动

警方有自己的办事程序，如果家属报告某人失踪，要求查找，警方会将详细情况记录下来，复制多份，并附上照片，用订书机装订好，交给各州刑事警察局办理。各州刑事警察局再进行分类归档，把资料输入到计算机中，直到失踪人员出事、被人发现或者有人报告，才会告诉你相关信息。只有在未成年人失踪或者怀疑失踪人员有犯罪行为的情况下，警方才会动员公众力量。对于那些已成年、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失踪人员，无论身在何地，警方一概不感兴趣。

我接受委托调查的这个失踪案件，其难度要远远大于警方。我打电话与海德堡大学秘书处联系，得知莱奥诺蕾·扎尔格已不是在册学生。冬季学期她注册报到过，夏季学期开学后她没有返校。“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些学生有时会把注册一事忘记得一干二净，直到因为打工或者考试必须时才会想起来。不，我不能把她的住址提供给您，因为她没有注册报到。”

打工——我突然想起来，我在与大学校长通电话时，校长让我与人事处和勤工俭学部联系，询问一下莱奥是否在册。

“谁想了解这些情况？根据我们关于个人隐私保护的规定……”接电话的小姐说话特别严厉。

我没有让她喋喋不休地讲下去，急忙打断了她的话。“小姐，您好。我是公务员住宅小区物业公司的赛尔伯，我这里有一份莱奥诺蕾·扎尔格的卷宗，我发现你们还没有把她打工时挣的钱划拨过来。请您把这件事办妥。老实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您……”

“她叫什么名字？”她没有再提个人隐私保护的规定，问我有



什么事。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获知，扎尔格小姐自今年2月份起就不在大学打工了。

“为什么呢？”

“按规定我是不能告诉您的。”她说道，“莱德教授没有提出延期申请，并在今年3月份对这个职位另行做了安排。”

我驾车来到海德堡，在大街上找到一个停车位，然后走进翻译学院大楼，来到一层K·莱德教授的接待室。

“您找谁？”他的秘书问。

“我是联邦教育科学部的赛尔伯，与教授有要事相商。”

秘书低头看了看日程安排计划，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计划。“请稍候。”说罢，她很快走进隔壁房间。

“您是赛尔伯先生？”

现在的教授越来越年轻。来人穿着考究，身着一套深色水洗纱西装和一件浅色亚麻衬衫，黝黑的脸上挂着一丝嘲弄的微笑。他把我领进房间，请我坐在沙发上。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自从几年前‘青年研究’和‘青年娱乐’活动获得成功后，联邦教育科学部部长相继发起举办了一系列其他青年活动的倡议。去年，我们首先完成了‘青年翻译’活动。您还记得我们去年通信联系过吗？”

他摇了摇头。

“瞧您，想不起来了。我担心‘青年翻译’活动没有在小学和大学得到有效推广。从今年开始，由我负责这项工作。我想重点加强与大学的联系。去年，一位参赛人员曾经提起过您和您的助手扎尔格小姐，我想……”

嘲弄的微笑从他脸上消失了。“‘青年翻译’活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吧，让我来告诉您吧。这是‘青年研究’、‘青年娱乐’、‘青年建设’以及‘青年救助’活动的继续。我想让‘青年翻译’活动在1993年产生重要影响。举办‘青年祈祷’活动，我们与神学院合作得富有成效；举办‘青年审判’活动，我们与法学院合作得也很好。遗憾的是，我们与贵学院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关系。我在考虑聘用几位教授、一名或者几名大学生，另外再从欧洲联盟翻译处借调一人，组成一个科学顾问组。于是，我想起了您，莱德教授，以及您的助手扎尔格小姐。”

“如果您知道的话……可是您并不知道。”他介绍说自己是科学家、语言学家，对翻译不甚了解。“总有一天，我们会把语言的工作程序搞清楚，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翻译了。作为一名科学家，我的职责不是关心大家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干什么，而是想方设法找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

翻译教授不懂翻译——这不是对他本人的莫大讽刺吗？我感谢他的坦率，称赞他的发言具有批判性、创造性和多样性。我请他做顾问，希望与他经常保持联系。“您觉得让大学生扎尔格小姐加入这个顾问组是否可行？”

“我首先声明，她已经不再为我工作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她抛弃了我。圣诞节假日过后，她没有回来，既没有打招呼，也没有请假就离开了。我在同事和教师中四处打听，得知扎尔格小姐没有来上课。当时，我还在犹豫是否打电话报警。”他充满忧虑地看了我一眼。“也许她厌倦了学习，不再喜欢大学和学院——我理解这一点。我为此感到难过。”

“您觉得扎尔格小姐是‘青年翻译’活动的合适人选吗？”

“她虽然是我的助手，但我对她从未产生过不健康的念头。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女孩，一位勤奋的翻译。她口齿伶俐，这个职业需要像她那样的人。作为一名辅导员，她在第一学期就受到大家的喜爱。如果您能找到她，把她带回来，也请您代我向她问



好。”

我站起身，他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在接待室，我请秘书告诉我扎尔格小姐的住址，秘书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行字：海德堡6900，霍伊森大街5号。

3. 悲剧思维

1942年，作为一名年轻的检察官，我来到海德堡赴任，携夫人卡克拉在火车站大街找到一处住房。当时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可是我喜欢火车站，喜欢看一列列机车冒着蒸气进出车站，喜欢听火车的汽笛声以及晚上车厢在铁轨上发出的隆隆响声。今天，火车站大街已不再通往火车站，而是通向新的法院大楼。这个大楼外表简朴，给人以单调、苍白的感觉。从火车站大街拐进霍伊森大街，这里以前有一家小面包房。四十多年前，我和卡克拉经常到这里购买各式面包，现在，这家面包房已经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焙制食品店。

在霍伊森大街5号一排门铃标牌前，我戴上眼镜，发现最上面那个门铃标牌上写有扎尔格的名字。我按了一下门铃，门开了，我沿着楼梯向上走。我已经六十九岁了，不能操之过急，只能慢慢走。来到二层，我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

“谁？”上面有人在不耐烦地喊叫。

“是我。”

我一直上到最顶层。一位年轻小伙子站在门口。透过缝隙，我发现这是一个顶层居室，有一个凸出的竖窗，墙壁有点倾斜。小伙子不到三十岁，乌黑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他穿着一件黑色灯心绒裤和一件黑线衣，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我。

“我找扎尔格小姐。她在吗？”



“不在。”

“她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这是她的家吗?”

“是。”

我不明白，现在的年轻人说话为什么这么吝啬。这是沉默寡言一种新表现，还是性格内向一种新形式？难道他患有孤独症？

我说道：“我叫赛尔伯，在曼海姆有一家小翻译社。有人告诉我扎尔格小姐能提供短期翻译服务，现在我急需她的帮助。您能帮忙找到扎尔格小姐吗？我能否到屋里坐一会儿？我有点喘不过气来，腿在发抖，仰着头站着说话让我感到脖颈发酸。”

“请进吧。”他让开门，让我走进房间。室内有几个书架、一把椅子、一张简陋书桌，桌面上堆满了书和资料。我看到书本上有法国人的名字，不知道这是什么方面的书籍。

“您是法国人？”

“不是。”

“我们小时候玩过这样的游戏：一个人在思考问题，其他人必须通过提问题猜出他在想什么，而对方只能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谁首先猜中，算谁赢。多猜几次才有趣，猜两次没有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多说几句话……”

这时他才提起精神来，好像刚才身在睡梦中，现在才清醒过来。“多说几句话？两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论文。这半年我不停地写啊写啊，写了不少，越写错误越多。也许您认为……”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住在这里的？”

他显然对我这个平淡无奇的问题感到失望。通过交谈，我了解到，他以前租住在这座房子里，后来转租给了莱奥。可是，从1月份开始，房东就没有了莱奥的音信，也没有收到租金，于是在2月份给他打电话。他从这里搬出去以后，住进了一个集体宿



舍，可是那里十分吵闹，他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写论文。“莱奥回来后，这套房子还是她的。”

“她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

“没有人来找过她吗？”

他抬手掠了掠光滑的头发，犹豫了片刻，说道：“您肯定是指工作上的事。与您一样……没有，没有人来过。”

“您觉得扎尔格小姐可以为一个十二人参加的小型技术会议做德语—英语和英语—德语翻译吗？她有这个能力吗？”

“您看，我费了这么多口舌也不起作用。我刚才说过，她不在。她走了，是不辞而别。您走吧，快走……”他挥动着胳膊。“听明白了吗？她回来后，我会转告她您来找过她。”

我给他留下一张名片，上面有住宅地址和电话。通过交谈，我了解到，他正在写一篇关于悲剧思维的哲学博士论文。他与莱奥是在一间大学生宿舍认识的，莱奥教他学过法语。

4. 可爱的老叔

回到办公室，我马上给扎尔格打电话。他的录音电话记录下了我要求回话的留言。我想知道，莱奥曾经在哪一个学生公寓住过，这样，我就可以到那儿找一找她的朋友，打听一下她的下落。尽管从那儿可能得不到什么重要线索，但我暂时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晚上，我在“小玫瑰花园”餐厅吃完饭，回家的路上又去了一趟办公室，接到了扎尔格打来的电话。

扎尔格这一次说话很有礼貌。他对我说，他和他夫人都对我为寻找莱奥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对我说，一旦找到莱奥，

